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十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二

漢

賈誼

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文帝初立以吳公治行第

一徵為廷尉廷尉言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書乃召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誼盡為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自顧不逮遠甚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二年誼上疏請廣積貯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

古及今未之前聞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甚少而靡之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畆則畜積多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親耕籍田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天子思大用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廼漸疎不用以為長沙王

太傅時帝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誼上疏請收銅而禁盜鑄以為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請收銅勿令布使民不得鑄錢賈山亦言之帝皆不聽誼適長沙

行次湘水為賦弔屈原亦自傷也居三年有鵩止其舍誼既懼長沙地卑濕壽不得長鵩又不祥鳥也更為賦以自廣後歲餘徵誼入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勝太傅勝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傅之是時單于數侵犯邊塞天下初定制度踈濶諸侯王僣擬過當往往以逆誅誼數上疏言事多所欲匡建大畧謂

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其策當世諸侯王則曰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於播德威移風俗定經制先禮後法教太子禮貌大臣諸事皆反覆引喻切當治體自謂稽之天地驗之古今日夜念此至熟非虛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建言及之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帝復封淮南厲王

四子為列侯誼再上疏諫又請帝增淮陽王武代王參封地以備齊趙吳楚二王文帝子景帝親弟也帝從誼計徙武為梁王得大縣四十餘城其後卒賴其力破七國懷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文帝後思誼言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子以王之武帝時主父偃因誼策請推恩使諸侯王得自分子弟國邑諸侯始弱武帝又舉賈誼之孫二

人至郡守而賈嘉好學世其家

論曰西漢諸臣好謀議通權術者稱賈鼂鼂之削七國與賈策諸侯王畧同而為袁盎所中亦其天性刻深動與禍會也賈之學術論議較正於鼂而醇深不及董廣川踔厲風發無寛居之度優柔夷愉之致諸葛武侯有言寧靜可以致遠斯洛陽南陽所由以異歟

張釋之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以貲為騎郎事漢文帝十
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乃請從釋之補
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
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
以興者文帝稱善拜為謁者僕射從行帝登虎圈問上
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
旁代尉對甚悉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詔拜嗇夫為上
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

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二世而亡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廼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宫拜為公

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乃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時慎夫人從帝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帝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

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者雖亡石椁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奏言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

玉環得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帝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後景帝立釋之稱疾欲免去懼

大誅至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黄老言處士也嘗名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以此讓王生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故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論曰自周公弘吐哺握髮之誠延見天下士後世賢

公卿因之虛已側席有加禮焉迄於漢初流風未㲀曹參之於蓋公王生之為張釋之是也釋之終以劾奏太子得罪然尊朝廷敬官守乃人臣盛節其不奉詔拜嗇夫尤見大體漢世稱賢廷尉二人張釋之于定國定國迎師學春秋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重經術考其生平釋之風節尤著漢朝哉

周亞夫

周亞夫絳侯勃庶子也初為河內守兄絳侯勝之有罪

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為條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軍霸上祝兹侯徐厲軍棘門河内守亞夫軍細柳皆授將軍號帝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帝至又不得入於是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

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景帝以亞夫為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

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從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亞夫父客鄧都尉說亞夫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

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吳糧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亞夫從其計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吳方攻梁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

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旣飢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平由是梁孝王與亞夫有隙五歲遷為丞相帝甚重之栗太子廢亞夫固爭之不能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太后欲封皇后兄王信為侯帝問亞夫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者天下共擊之今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

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
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
丞相議不可用悉封之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帝召亞
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顧尚席取箸
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帝曰起亞
夫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
子為父買葬器不時與錢為人所告事連亞夫名詣廷
尉不食五日歐血卒

論曰高祖功臣雖保全終始如蕭曹張陳及其再傳或嬰罪戾被削奪者多矣兼資文武備位將相獨亞夫一人與其父後先輝映可不謂賢歟文帝法古賢君推轂之義屬之景帝委以重權此與高祖以周勃屬之孝惠同豈非深計遠慮明畧之主哉亞夫剛以取禍司馬遷譏其足已不學然用兵能任趙涉聽鄧都尉推賢下士有儒將風至爭太子以固國本不侯王信以存祖制絀降人之封激厲忠節明於大體雖

詩書之所稱訓何以加焉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十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粤相攻帝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粤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又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

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遷滎陽令黯耻為令稱疾歸田里帝聞乃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黄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名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內行

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顔色常慕傅伯爰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帝方招文學儒者謂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帝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

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帝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不冠不見也帝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

數質責湯於帝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深文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閒常言與匈奴和親無起兵帝方尊重公孫弘而張湯用文法數奏決讞以幸黯常面觸弘

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為功帝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

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
如發蒙振落耳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
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
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
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
國以事匈奴乎帝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
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
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數臣

愚以為陛下得彼人皆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掠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此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帝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

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帝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帝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初黯為主爵都尉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以杯酒爭忿欲殺將軍灌夫而魏其侯竇嬰救之廷辯東朝公卿以下畏田蚡莫敢言惟黯以魏其言為是始終不變同時陳人鄭當時以善推轂賢士內行潔廉與黯並名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以此不及黯衛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

論曰自古聖帝明王所求乎格其非心養其德性者不遺於侍御之人况所得賢士大夫哉汲黯立朝天子嚴敬比於師保自王公戚屬近幸莫敢以非禮干及賑救窮黎開釋無辜汲汲然惟恐後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汲黯有焉

蘇武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父建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

功封平陵侯武少以父任與兄嘉弟賢並為郎稍遷至
栘中廏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
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
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
丈人行也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
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
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
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

送武等會長水虞常等謀及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請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衛律者漢使使匈奴還聞李延年得罪律素善延年懼並誅復亡歸匈奴單于立為丁靈王未嘗一日離左右也勝聞常言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事敗其黨多戰死而生得虞常單于乃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

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詞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名毉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

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
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
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
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
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
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
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
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前

南越宛朝鮮三國殺漢使者皆立取屠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獵海上武能網紡

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嵗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阨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將兵五千出居延為單于所遮降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陵愧負漢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乃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説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賢兄弟俱冒罪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

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

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乃獨為異域人一别長絶陵起舞且歌歌罷泣數行下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拜為典

屬國賜賚有差常惠等三人皆拜郎中餘六人以老賜錢歸家復終身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宣帝既立以武著節老臣甚優寵之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年八十餘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在其列

論曰蘇武陷身絶域瀕死者數矣或慷慨而赴或從容而就卒全身名為漢室光固知三軍可奪帥而匹夫必不可奪志也東漢時耿恭以單兵困守孤城至於鑿山得井煮弩為糧連月踰年萬死一生其後遇救引歸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敝形容枯槁與武事絶相類丹心苦節歷九死而不移而其精誠所格鬼神亦若陰為護持者忠孝之所以能動天也

史傳三編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十一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三

漢

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異母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生去病去病母乃侯家侍

者衛少兒也吏畢歸家復娶婦生光因絶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會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霍中孺為買田宅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自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

姬鈎弋趙倢伃有男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及帝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乃拜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上官桀為左將軍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竝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即位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時

武帝遺詔復追録光前與日磾上官桀等討莽何羅功封光博陸侯桀安陽侯日磾秺侯光為人沈静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鬚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

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納安女後宮為倢伃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光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為將軍皇

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趩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

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入光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帝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

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擊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光知時務之要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罷榷酤官輕徭薄賦匈奴和親百姓充實復文景之業焉及昭帝崩亡嗣即日承皇太后詔遣官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拜擢官夏侯勝傅嘉等進諫皆繫獄光

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語以宜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否延年以伊尹放太甲對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莫敢言但唯唯而已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社稷將傾如令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

日之事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惟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納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

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樂人悉奏眾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祀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

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
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
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
皆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于君王不可以承天
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
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
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

王行自絶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誼陷王于惡誅死有差光與丞相等會議奏皇太后迎立衛太子孫病已號皇曽孫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益封光萬七千戶前後賞賜不貲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雲弟山光兩女婿昆弟諸婿外孫皆已貴顯黨親連體根據于朝廷光自後元時秉持萬幾及

宣帝即位乃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之每朝見帝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及光病篤車騎自臨問為涕泣光卒帝及皇太后親臨其喪遣官治家賻葬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子禹嗣封先光未死時拜右將軍兄孫山封平樂侯奉驃騎將軍去病祀雲封冠陽侯而光妻太夫人顯恣行奢淫寡居時與光嬖奴馮子都亂禹山竝繕治第宅輿馬多從賓客園獵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馮子都數犯法于是上始病之初宣帝立

其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毒殺許后后暴崩吏捕劾衍侍疾亡狀下獄簿責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内成君代立為后光卒後語稍泄帝頗聞之乃罷禹右將軍盡徙其親黨在宿衛及屯兵者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山等自見失勢密以毒后事探顯顯恐急吐實禹山等大驚于是謀令顯為太后言先誅丞相魏相及平恩侯許廣漢

而廢天子會有告之者事下廷尉詔止勿捕禹山等愈急顯屢夢不祥而第中數見怪變謀愈益急乃欲使太后為帝外祖母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承太后制斬之因廢帝立禹事發覺雲山皆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廢霍后處昭臺宮其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塚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曽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前漢書贊曰霍光以結髮内侍起于階闥之間確然秉

志誼形于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
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
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
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于大禮陰妻邪
謀立女為后沉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
宗族誅夷哀哉

論曰光明達慎厚為漢宗臣其擁昭也承天下虛耗
之後行政施化與民休息十三年如一日其立宣也

出于至公行所無事開漢室中興之治可不謂社稷臣乎然因是遂有伊霍之稱比擬之不以其倫也其他無論即罔以罷利居成功一語豈光所能見及哉史稱光驂乘于宣帝帝内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又任宣追述光柄國時中廷尉李种王平等皆坐逆意下獄死樂成小家子得幸至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輩視丞相亡如也雖所語或有過當然自擁立二君專國既久恐未能不變其二十餘年謹慎

小心之初度也豈誠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抑精神衰
則驕生傳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也夫治天下觀于
家治家觀于身是以聖賢兢兢于房幃衽席之地情
欲無感而燕私不形光身為弼亮數世之元臣朝野
中外倚若太山而牵制于女子小人之手豈非發乎
情莫能止乎義哉易之家人曰反身之謂端本乃可
以善則也孟子之論伊尹曰聖人之行歸潔其身無
欲乃可言王佐也漢唐諸臣能講求斯道者或寡矣

于不學之霍光何尤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元狩中昆邪休屠王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單于詔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黄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宫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

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武帝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帝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帝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以帝之貴重之也帝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訓兩子甚有法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廼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

日殫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帝謂日殫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殫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殫長子也帝大怒日殫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帝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殫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帝知太子寃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殫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静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

殫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武帝行幸林光宫日殫小疾
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
明旦帝未起何羅從外入日殫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户
下湏臾何羅裦白刃從東廂上見日殫色變走趨卧內
欲入行觸寶瑟僵日殫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帝
驚起左右拔刀欲格之帝恐并中日殫止勿格日殫捽
頸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
日殫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宫女不敢近

帝欲納其女後宫不肯其篤慎如此帝尤異之及帝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賞在宣帝時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得不坐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一日卒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

論曰日磾以降臣事漢卓卓著大節立賢無方武帝

知人哉夫小不忽則亂大謀霍光聞妻顯毒后之事而猶與不發卒以滅族視日磾之殺弄兒不奉詔內女後宮者識量相去何等也日磾之父以不降見殺其母教訓子有法度其子為霍氏壻而早自遠禍閑門之嚴有自來矣功名令終施及後嗣豈偶然哉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其父湯故酷吏也安世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行幸河東

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竒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禄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為右將軍光禄勲以自副焉久之詔封富平侯昭帝崩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户功

次大將軍光子三人皆中郎將侍中光卒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令毋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宣帝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辭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

後惟天子哀憐以全老臣之命帝不可固辭弗能得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内憂矣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㒼懼形於顔色帝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每定大政已决輙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甞有所薦其

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進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為通有郎功髙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髙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跡遠權勢如此為光祿勲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

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自署讁奴其隠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帝以為北地太守歲餘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于衛太子太子敗賔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復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内傷太子無辜而曽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曽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曽孫素有徵怪賀聞知為

安世道之安世輙絶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追思賀賢欲封其冡為恩德侯置守冡二百家賀一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時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冡戶數稍減至三十戶帝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冡三十家明年復下詔封賀弟子彭祖為陽都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詔都内别藏張氏無

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于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于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于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衞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

世復強起視事至秋卒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子孫世嗣侯不絕

論曰傳稱安世父湯兒時為磔鼠文辭如老獄吏其明有絕過人者顧舞智弄文遂以惡終安世獨改父之德一之乎正非素常學問識義理能如是哉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光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亡失復問禹禹不能記

又以見是父是子而安世之平日訓敕為有素也觀其制節謹度化及妻孥或以為鑒於霍氏不知彼皆心儀古大臣之風烈而訓行之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儒行曰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中庸曰隱惡而揚善安世葢兼有之方霍光驂乘天子背若芒刺安世代之乃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彼其積學深醇容貌詞氣之間固已穆然遠矣邈前迹

貽後昆以世有祿位蓋詩書之流澤長也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以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匈奴所圍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事聞徵詣行在武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

都氏人反充國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旋以擊匈奴功擢為後將軍與霍光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其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羌種豪解仇交質盟詛帝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臣觀匈奴欲與羌合蓋非一世矣間者匈奴困于西方
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
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
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
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
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籍兵欲
擊鄯善燉煌以絶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氐種在陽
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

幵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預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遂刼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為所擊失亡車仗甚衆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

誰可將者充國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羌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羌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羌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賊夜引

兵上至落都名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不能為兵矣使羌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耶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兵至令居羌竝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

城太守合疏捕山間寇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
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
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乃
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
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視所斬之大小老少
男女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
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刦畧者解散羌謀徼極乃擊之
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及緣邊諸郡材官騎士羌

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賊在境外之策今羌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羌以畜産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産擄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羌必震壞天子

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隨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羌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羌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擄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

辛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絶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刦畧故臣愚策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

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麥騰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畜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尅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北進使羌聞之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裝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

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為人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欲為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猶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將必謀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幵先零必助之今羌

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
罕羌如是約愈堅黨愈合羌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
恐國家憂累不二三歲已也惟陛下裁察奏入璽書報
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羌久屯聚解弛望
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病
其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
還致死諸校皆曰善羌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
百餘人擄獲無算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

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賊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帝慮其年老加病一朝不諱詔破羌將軍武賢詣屯所為副且賜充國書宜急因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

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將有譴責使客諫止充國不聽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鹽茭藁所費不貲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且羌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

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餘人用穀月二萬餘斛鹽三百餘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餘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帝報曰如將軍言欲

罷騎兵萬人留田羌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用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羌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托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羌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人令不得歸

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人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
並田作不失衆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
臨羌以眎羌人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
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
出令反畔之羌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
損威武之重外不令羌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

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帝復賜報曰將軍言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羌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毋效前五年時不分别人而并擊我

其意常恐出此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伏覩先零羌所餘精兵亡幾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常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逆者不絶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羌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又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餘里乗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羌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壍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鬬具逢火幸通勢及并力

以逸待勞兵之利也從今盡三月羌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遠涉河山而來為冦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不久必將瓦解其處至於羌小寇盗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雖今出兵豈能即絶又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毋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也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四中什五最後什八有

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任其計可必用
帝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
馬數上以破羌强弩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
處離散恐羌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
印出擊所降斬者七八千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
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軍本可
五萬人今率餘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
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將軍即

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充國曰吾年老
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
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
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帝然其計罷遣辛武
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及秋羌果兵
斬先零大豪楊玉等首及諸豪皆帥煎鞏黄羝之屬四
千餘人降漢封其豪王侯君有差初置金城屬國以處
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

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四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以充國還言兵事罷歸故官深恨乃上書告中郎卬過失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卒謚曰壯充國先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念充國乃召黃門

即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論曰周官車甲卒徒之制即寓於井邑丘甸之中易稱君子容民畜衆三代盛時平居無糜餉之兵有事亦無不可戰之民管商雖變古法猶師其意而行之致國富强秦漢以來屯田倡自充國諸葛武侯實用以拒魏唐初府兵之制與租庸調竝行其法最善天寶以後驕兵悍卒遂殺主帥蔓延至五季不解亦緣不講於屯田之策既無以馴柔其血氣復無以係戀

其身家夫是故可强不可弱可動不可静可聚不可散也充國料敵制勝如善弈者之先局無遺算終局可覆舉横斜曲直後先左右雖⿱一田易再四而一著不差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充國可謂老謀壯事矣昔大禹惟順水之性以治水故能建非常之原而萬世永賴營平惟因羌之情以致羌故能操不戰之勝而四夷來王而是時公卿不估其前非朝廷不⿱一田於衆議師中錫命閫外伸威尤中興氣象哉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奥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

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大王誠留意于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壽至今思慕未怠于宫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于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于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賀雖不遵道然猶

知敬禮吉使謁者賜賚有加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迎立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知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顧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及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坐誅惟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髠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

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帝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維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逢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于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

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于深宫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于近必見于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

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户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之禮宜于今者而用之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趨務不合于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

未知為人父母之道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僣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絶惡于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于積功

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以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
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吉吉年老道病卒帝悼之後
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
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由
京兆尹位至丞相有能名所謂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者也
論曰君子居其位則思諫諍將以獻可替否納君於
道也然必自道而後能以道正君宣元成哀之間諸

博古之士類援據聖籍指斥時政危言深論不遺餘力然皆非篤志力行于聖賢之道者其為言多倚于術數之小抑亦沉黨援之私吉謹身厲行不欺其志故前後諫疏皆以忠誠發為讜言其通達國體曉暢時事似賈誼其首重德教學術深醇似董仲舒西京名臣鮮有倫比其在賈董之間乎及言不用即翻然引去尤得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遺規焉時人以王貢竝稱貢雖厚德可風然年老浮沉取容至使華陰

守丞上章欲以朱雲代其位猶恬不之怪尚得為守道之士乎哉

史傳三編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平達

史傳三編卷十二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四

漢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

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客有姦捕案其罪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會故丞相車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以相治郡嚴懼久獲罪自免去相使掾追還終不肯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光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光卒用武庫令事繫相獄會赦

出復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

光祿大夫丙吉素善相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

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

為霽威嚴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宣帝即位

徵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相上封事以為聖王褒有德

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

臣以鎮藩國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

尊其位上亦欲用之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時霍光子禹復為大將軍兄子山領尚書事諸壻並宿衛其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今霍氏驕奢放縱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帝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封相高平侯代韋賢為丞相其後霍氏謀矯太后

詔先名斬相然後廢天子事覺伏誅宣帝始親萬幾厲
精爲治綜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
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與後將軍趙充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之使不敢擾西域相上書諫曰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
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
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奈何不憂此而欲發兵報纖

介之忿于遠方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娛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智能淺薄不明國

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覩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廪賑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廵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省諸用寛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惟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内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其畧曰明王謹於尊天慎

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是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高皇帝孝文皇帝施恩惠于天下者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願陛下選明經

通知隂陽者四人春夏秋冬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隂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帝納用馬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帝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寛視事九歲卒謚曰憲侯

論曰王者舉事必求其端于天而敬天者必尊祖大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于祖宗為繼述志事于天地即
為参賛化育非有二理也堯典言欽若昊天即繼之
曰敬授人時太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又以知自古帝王未有不勤民而能敬天
者也魏相為中興賢相謨謀經畫自任不小裨益弘
多為帝陳陰陽四時之道而終歸于法祖又慮民以
愁苦之氣傷天地之和凡郡國逆賊風雨灾變不時
奏聞蓋所以作其朝乾夕惕于深宫庶幾政無闕事

民心悅而天意從其言最與詩書所載相表裏豈獨善道易理哉夫人君一日二日萬幾其大要不外敬天尊祖勤民三者而相惓惓上言此固公孫所爲輔導人主以求乎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之實效居是位必思無忝是職可謂大臣矣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勞遷廷尉右監坐法失官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

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置閒燥處巫蠱事連歲不決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郭穰往郡邸獄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穰夜至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奏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

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光以昭帝亡嗣迎立昌邑王王行淫亂更廢之與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

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遂與吉迎立曾孫於掖庭是爲宣帝賜吉爵關内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詞引使者丙吉知狀吉時爲御史大夫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

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别奏組等供養勞苦狀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吉博陽侯邑千三百戸臨當封吉疾病帝憂吉不起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果瘉吉上書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帝不許後五歳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尚寛大好禮讓或謂

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于官屬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

來至因隨驛騎至公車剌取知匈奴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匈奴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匈奴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鬬相殺傷長

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吉病篤帝自臨問誰可代君者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敦厚備於行

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
馬後三人居位皆稱職帝稱吉爲知人卒謚曰定侯
前漢書賛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
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
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
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内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虚乎
哉

論曰自來陰陽愆伏之患雖曰天道實人事為之三公典調和陰陽非如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使之宿離不忒經紀有常而已必將上佐天子敬修其貌言視聽於上而慎用其禮樂刑政於下使德化下究民無怨爭海內刑措然後為能致中和弘位育也夫人事之乖戾莫大於讐殺者填道惟政教闕遺是以其民乗於血氣心知之險而鬬捷恃强凌弱暴寡上干天和時氣失節或此之由吉前後正坐失問當時

顧謬以知大體許之何哉吉起家獄史而寛仁恭讓薦賢為國有大臣器昌言遠猶不及魏相而厚德過之其保護曾孫恩禮並茂至於閉門拒使雖抗違明詔不恤卒寤主意活及萬人後復奏記迎立為漢中興主安國家定社稷利民人功不在霍光張安世下此其卓卓不磨者世乃競稱其問牛喘一事遺樸節而録巧言不亦舛夫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又事博士白奇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霍光秉政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天下之士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令士見者

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

于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

間仲翁至光禄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

小苑東門候仲翁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

謂望之曰不肯録録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數年

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

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卒子禹復爲大司馬親屬皆宿

衛地節三年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

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令陛下以聖德居位然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惟明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為心腹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帝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輙下望之

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陛下宜選明經術通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令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

也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恐有不合意欲移病帝聞之使侍中金安上諭意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建議以粟不足欲令民入粟贖罪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困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

得生十人以喪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臣竊痛之張敞復執前議望之復與相難而丞相魏相等以為羌且破敗轉輸略足相給遂不從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常惠送公主配

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請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裔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烏孫國亦分漢遂不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

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以為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及匈奴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等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
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覊縻之誼
謙亨之福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
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於無窮萬世之長策
也天子采其議用之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劾奏望之左
遷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及宣帝寢疾選大
臣可屬者乃拜望之前將軍與車騎將軍史高光禄大
夫周堪同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太子即位是為孝元

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帝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帝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絀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

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髙恭顯
忤顯等乃陰結楚人鄭朋令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
軍疏退許史狀事下弘恭恭顯請將堪更生等召致廷
尉于是詔收望之前將軍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後數月復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户給事中朝朔
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
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
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

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辱乃固請於帝謂宜稍詘之於獄以塞其怏怏心帝不得已可其奏及使者召望之其門下生朱雲勸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歎曰臣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竟飲鴆自殺望之八子至大官者三人育咸由

論曰望之處恭顯之間衆陰翩翩不富以鄰苟能内積忠誠外密機事納約自牖使主意明見然後發其

奸而鋤去之如見晛之消雨雪力少而功倍也計不出此而汲汲乎獎氣類標門戸急與之角固其過涉滅頂而自貽之戚也然士以學行遇主知進則成功退則完節固其分耳自武帝尊崇儒術士之服儒衣冠稱先王者繼踵登朝其間持禄保位者時有之至於卓卓自樹立如望之與朱雲師生兩人者雖過剛則折終罹患害亦庶幾乎中行獨復不以吉凶禍福攖其心者所由與張禹孔光諸人遠矣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以輕俠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帝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

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雲素好勇其行義未有以異而嘉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其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莫能與抗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

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惟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帝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并劾咸交通雲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

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流血以死爭帝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

雲往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竒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年七十餘卒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論曰自古聖賢豪傑由匹夫崛起在卿相者伊傅之徒指不勝屈周官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

矣言其人實無大臣事君之道非以陪隷故黜之也
自孝元以來諸大臣多外崇經術之望優游養交妨
賢者路如匡衡貢禹韋玄成輩未免乎此衡畏憚石
顯不敢斥其奸邪奏疏敷陳經術斐亹可觀宋儒譏
其泛而不切驟使風節如朱雲與之並立彼此互形
必不能靦然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所由亟擠而去之
韋玄成容身保位實與衡等雲復顯言攻之又何怪
其加之重罪至禁錮使終身哉在易坤之初六曰履

霜堅氷至方災異數興吏民皆指為王氏專政所致成帝内頗然之特命駕就決於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弱懼結怨王氏遂詭對上由此不疑權德輿謂西漢之亡亡於張禹職此之故向使成帝感悟雲言戮張禹之罪黜王氏之權一舉而正朝廷定國家皆在於是雲雖不公卿可謂非以安社稷為悅之大臣哉五鹿充宗之挫辯於雲非獨理詘也彼望見雲手采凜凜已先慴於心如孟子氏與淳于諸辯士往復亦其

泰山巖巖氣象有以奪之耳故嘗自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永始元延之間公卿在位者皆謹密小心奉令恐後無所為深識大力以一身負天下之安危者其氣固薾然餒矣謂之具臣則可謂之大臣則不可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臣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

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隷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帝即位數年未有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帝遇之甚厚因留國邸旦夕入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鳳而許之與共王涕泣而決章乃奏封事言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日蝕之咎在鳳

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災惡今陛下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此正議善事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鳳歸咎定陶王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内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内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

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納之後宮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天子聞章言大感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琊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智謀有餘帝自為

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詞指甚哀太后聞之埀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使尚書劾奏章下章于吏死獄中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昂乃涕泣何鄙也及章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

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王鳳死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寃紀之與王尊王駿並稱三王

論曰是時王氏欲代漢無愚智皆知之然漢道衰守

節守義之臣少而王氏有太后為之宗主言者知不免故莫敢言宰輔如孔光張禹文學之士如杜欽谷永方且飾虛詞運計策為王氏後先之不暇況敢攖其鋒乎言王氏者宗室惟劉向外臣惟王章而章言帝幾用豈不偉哉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事免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遂由長

陵尉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拜丞相封新甫侯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古者諸侯繼世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

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隂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取全下材懐危内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

使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預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

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宴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董賢等三人始賜爵時衆庶匈匈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

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上感其言止數月卒下詔封賢高安侯寵方陽侯躬宜陵侯其後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極言上寵賢太過致賢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灾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不能通愚忠之信惟陛下慎已之所獨向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逸豫卒陷罪辜不終其禄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安全其命於是上寖

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禄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

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寃獄有飾詞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相等操持兩心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詔皆免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

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罪惡著聞乃更稱譽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請與廷尉上可光奏有詔召嘉詣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耶何為咀藥而死遂出拜受詔乘小車自詣廷尉上聞愈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

石雜治吏詰問嘉稍侵辱之嘉仰天歎曰幸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曰忠

論曰孝宣以太守為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輙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嘉所言正與宣帝表裏誠有以握治化之原不愧賢宰相其剛直嚴毅不阿倿幸又申屠嘉之後興也顧彼能使之服辠此遂因以買禍豈非遭逢時會有不同乎案嘉之獄孔光實成之嘉不以私害公對吏首舉光賢蓋光前居相位守正不阿而罷天下賢之宜嘉之有斯舉也孰知光再用之

後已判若兩人矣借嘉之命陰以結賢之心逆忠直
比頑童惡莫大焉而嘉重為所欺迄死不悟於此見
光之希世茍合信所稱無往而不為愿人者歟

鮑宣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舉孝廉為郎輒
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
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免歸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
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

后欲與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

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請寄為奸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

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臣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

帝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
正月朔日蝕帝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
黄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
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
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
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禄大夫
發覺孫寵息夫躬過失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
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

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

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沒入其車馬事下御史中丞又下廷尉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

守闗上書帝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髠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隂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論曰所謂明經者非徒剽竊六籍之言穿鑿傅會以為美談而已必將篤意力行兢兢求無罪於聖人之名教是故與其談有餘而諒不足也毋寧訥于言而

敏于行也自夏侯勝諫昌邑徵行所言終驗漢廷始大重經術之士士亦好為穿穴經傳以發明陰陽五行之説執古證今言足聽聞如杜欽谷永杜鄴諸章奏綱羅疏通引伸觸類尤可謂湛深經術曉暢時事者然推厥至隱率皆内挾黨私外市忠直君子之所深惡也鮑宣進諫之言少文多實罔所忌諱雖過激切然宣之忠固不能自禁也夫薰蕕不同器蘭艾不同植季友歸而慶父無所逃其罪孔父殪而華督乃

得逞其奸宣與何武俱為王莽所憚至遭誅殺然大節凜凜至今猶有生氣豈惟黨於王氏如欽永者當愧死地下孔光為國元老知莽桀惡徒觀望周章茍延殘喘視宣之死特少緩須臾而身名長與草木同腐悲夫君子之學所以貴乎返躬而克己也